

稀见古籍版本丛书·子部

六壬神课金口诀心髓指要

宋鸿宾

校注



六壬神課金口訣心髓指要

朱鴻賓

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壬神课金口诀心髓指要/米鸿宾校注.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稀见古籍版本丛书)

ISBN 7-5300-0293-7

I. 六... II. 米... III. 六壬神课金口诀—注释
IV. 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170 号

稀见古籍版本丛书

六壬神课金口诀心髓指要

LIURENSHENKE JINKOUJUE XINSUEZHIYAO

米鸿宾 校注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11.75 印张 18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00-0293-7

K·117 定价: 40.00 元



孙臆明代画像
(孙臆传为“金口诀”作者)

序

米鸿宾

《六壬神课金口诀》一书，亦名《孙臆神课》，是一种稀见古籍，传为鬼谷子之徒、战国军事家孙臆创作；所谓“精髓指要”，是对此书艰涩内容的注释或翻译。

古人在《六壬神课金口诀》所阐述的理论，隶属于应用易学范畴，融太乙、奇门、六壬三式之精华，运用《周易》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观点，根据天体运行规律，顺应宇宙自然法则，将事物变化的条件归纳为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以时间变化的规律和空间位置的转换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来推演天时、地理、人事发展变化的趋势。

据载，此书明代万历年间即有藏本，现仅见民初上海广益书局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两个印本；由于此书历史久远语义深奥，且内容大多隐而不彰，故至今未见有注释本刊行。

校注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书的理论研究，今结合家学之传承和历代的零星解释，参以其它古籍，历时六年，点校注释全书，力求信达。以期为此书的客观的研究尽一己之力。

十天干、十二地支共二十二个字，通天达地中观人事，字字具有无量义，为它字所不能及。点校古籍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囿于文字、望文生义。期望我现时为易学发展所做的一切，不令传承蒙羞。书中若有错误之处，实属本人无知之故，请求读者原谅；至于书中杂有迷信糟粕，校注者不便割裂、删除古籍，谨如

实论注，以期读者以“扬弃”态度全面了解古人的思想，书中不再一一说明，并请鉴谅。

（正文中“释曰”为校注者的解释，其余为前人之作。）

绪 论

一、术数学概论

《四库全书总目·术数二·六壬大全》谓：“六壬与遁甲、太乙，世谓之三式，而六壬其传尤古。”由此可知，六壬属于术数类。故欲探究六壬，必先考辨术数文化。

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养生学等领域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多与术数文化有关系。可以说，作为术数文化基础理论的太极、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其中精蕴的太极式的整体思维、阴阳辩证思维、象数逻辑思维等，乃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发明家、思想家、天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寻常百姓的基本思维方式。各种术数、医术、外丹术、冶金术、堪輿术等，虽导致了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重要发现，但普遍含有经验、迷信、盲目的非科学成分。因此，客观深入系统地术数文化进行研究和扬弃，是科学研究和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

（一）术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术数，亦称数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术，就是方

法、技术；数，指宇宙及人事的生灭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世事的气数和命运。它所包含的范围是“广义术数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狭义术数则专指占断吉凶的法与术。”（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第7页，华夏出版社1992年）。

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中，术数的内涵、外延及其主导理论都发生过重大变化。总的来讲，术数的发展经历了起源期（石器时代至先秦）、形成期（秦汉至魏晋）、鼎盛期（唐宋）、衰落期（明清至现代）。

术数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其含义游移不定。如：“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鶡冠子·天训》）把有权谋、计谋的人称作术数之士。

“此不令为政（指不爱民，民多死）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术数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墨子·节用上》）寡人之道，即“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同上），即使人变少。众人之道即使人变多。国民的多少，都因术数而起，治国的好坏决定了国人的数量；“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术数在这里指的是人主驾御臣下的策略和方法，是与治国之道有关的各种

术，也是政治之术。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词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又曰：“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管子·形势解》）此处以制器的巧术比喻人主的治术，术数又有巧工制器的方法、理论含义。因此，先秦诸子所说的术数，是与“六艺”相并列的一种知识体系，偏重于实用，其义大致有二：一是指人主为达到“务行正理”、“为政”的经邦治国的目的而采用的方法、谋略，可谓“治国之术”。二是指通过观象及实践经验来达到“尚象制器”目的的各种术数与方法。这两义均无具指，只是通言，术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具有很大的比附性，说明术数作为一个区别于它家的学术派别还未形成，在学界的影响甚小，尚处于初期的原始阶段。

入秦汉以后，术数之学在易学的影响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各种术数典籍承秦火之余，相继问世。汉成帝颁诏书时，已将术数收为书籍的一个大的类别了。其中刘向、刘敬父子撰成了《七略》，内有《术数略》，已佚。传世最早的目录学书《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删其浮冗，取其旨要”，改术数为数术，仍列《数术略》，下列天文、历谱、五行、筮龟、杂占、形

法。至此，术数在西汉作为一个学科类目已在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称为术数学。关于术数的概念也由此愈益清晰，其内容也相当的具体化。

《汉书·艺文志》：“数术者，皆明堂、义和、史、卜之职也。”此职为司教化治国之术，与先秦诸子所讲义合。除此之外，汉人对术数还有如下认识：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汉书·晁错传》：“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宇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张宴注：“术数，刑名之书也。”臣赞注：“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

《后汉书·张衡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过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崔瑗撰其碑文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文选·马融·长笛赋序》：“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

在汉人看来，术数已是“乃与《五经》相拟”（张衡语）的大学问，这个大学问其实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把阴阳、五行、八卦的基本理论用于探索自然之谜可以

穷天地之理，其用于人事乃是君主统治成败关键的治国之术，而各种术巧，可以侔自然界之造化。这说明在两汉魏晋时期，已从内容、职能方面对术数有了界定。同时术数的基本理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汉晋以前主要是以阴阳、五行和后天八卦、天人合一的理论为指导，唐宋以后，三才与五行的理论大为系统化、哲学化，加之易学中的图书学派和先天象数派兴起，对宋明以后的术数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宋时期，术数受易学、理学的影响，把“穷天地”、“侔造化”的目的发展到极致，在中国哲学和理性思维上有重大贡献，并对唐、宋、元的政治及文化产生了很大作用。但其非理性的占卜、休咎之说并没有本质改变。这个时期是术数学发展的最鼎盛时期，我们从古代目录学对术数的分类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目录学把术数归类的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单列术数类；二是未单列术数，其内容主要归于天文、历数、五行三类中。

单列术数类者，有《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四库全书目录·术数类》《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术数部》和《清史稿·艺文志·术数类》。但其所列术数类别大相径庭：《汉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四库》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属。《清史稿·艺文志》沿袭《四库》，多出杂技属，共七属。《古今图书集成·艺

术典·术数部》仅列太乙、奇门、六壬三种式占，而另列《卜筮部》、《星命部》、《相术部》、《堪舆部》、《选择部》以收术数其他类别。可以看出，《汉志》的六类术数涵盖了后三种书的术数类别，而后三种则不能涵盖《汉志》，因为，原属于术数略的天文、历法、算术等在后三种书中都不再附属术数，换言之，《汉志》所言“术数”是包含天文历算在内的广义术数；后三种书所言“术数”专指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来推测人事吉凶的法与术。

其余的古代史志和类书都未单列术数，而把与其有关的书籍归于天文、历数和五行类中，另在五经的易类、兵家（兵阴阳家）、医类中也有一些术数内容。

宋代郑樵在其《通志·艺文略》中，对术数的分类研究最深，分类体系也有所创新，应是古代术数目录分类学的突出成果，反映了宋人对术数知识系统的深刻理解。《艺文略》将术数分作天文、五行两大类，天文类又分为天文、历数、算术三小类，天文小类中包括天象、天文总占、竺国（今印度）天文、五星占、杂垦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宝气八种。历数小类中包括正历、历术、七暇历、杂垦历、漏刻五种。算术包括中国算法和竺国算法。五行类则分为三十个相并列的小类，有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覆、占梦、杂占、风角、鸟情、逆刺、遁甲、太乙、九宫、六壬、式经、阴

阳、元辰、三命、行年、相法、相缩、相印、相字、勘徐（堪輿）、易图、婚嫁、产乳、登坛、宅经、葬书。另外，兵书类的营阵、兵阴阳中和医方类中都包含有不少术数内容。

《明史·艺文志》中列十二类，其中天文类、历数类、五行类三类属术数，另在儒家类的易类和道家类（即道教）也有术数内容。而兵家类除《兵占》二十四卷外，无术数内容。其中天文、历数仍是真伪混杂，虚实难辨；五行中门类骤减，只余灵棋卜、易旗、占筑、占梦、六壬、太乙、奇门遁甲、阴阳、选择、三叙阳宅、葬经、堪輿、易图等十数项，又把原属历数的历法通书、星命等入此类，数量也骤减，仅一百零四部八百六十一卷。加上天文、历数两类，也不过一百八十五部一千四百九十五卷。《清史稿·艺文志》上承《四库总目》，专列术数类，收书九十五部。可见术数衰落之一斑。

这种分类的最大不同点是，魏晋以后天文、历法、算术、医术等逐渐地与术数分离，朝科学方向发展，至《总目》时，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而其他的与生产和科学有关的数术，多被视作奇伎淫巧，备受冷落；而那些以占卜为能事的各种术，绝灭者有之，如“元气”、“挺专”；更为发展、支流蔓延者也有之，如命术、相术、风水术；新生者也有之，如拆字、钱占、吕祖药签

等。《隋书·经籍志》收术数书籍四百余种，编入天文、历数、五行三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把术数归入五行类，收书二百余种；《宋史·艺文志》列五行、蓍用两类，收术数书籍近千种《明史·艺文志》列五行类，收书一百零四部；《四库全书总目》改五行为术数类，六属共收百余种《续四库全书》收二十四种。史志这种收书的大起大落，也反映出了术数内容及范围的巨大变化。

清《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分“天文算法类”和“术数类”，大致涵盖了过去术数的内容。《总目》把天文、历法和算术从过去的“术数”中分离出来，列“推步”、“算书”两属，推步专讲天象、星图、历算、历法；算书专讲古代的算术和西方的算法。这意味着实证科学和非理性的“科学”的分离，是术数概念上及图书分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当时在西方天文学、数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目》对“术数类”共列“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属。六属的内容大体是：以象数“务究造化之源者”为数学，其所列有《太古经》、《元苞》、《潜虚》、《皇极经世书》、《大衍索引》、《易象图说》等十六部书，大部分属于“图书之学”。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总目》对术数的分类是比较

混乱的。六壬属式占，当与太乙、遁甲合属，而皇历当属占候，则被错列五行；同时，由于其对“风觉鸟占”、“服食导引”、“房中神仙”等“末流小道”的汰除，使得术数内容较魏晋前大为减少。如果说秦汉以来之术数有何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在理论上，都以阴阳五行为说。阴阳五行既是它们的思维方法，又是它们得以成说的理论根据。

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方科学的东渐，原来术数中的天文、历法、算术、形法类的地形术、医术中的药方、望诊等先后退出术数领域，归属于科学门类。

从史志收书的情况中明显反映出，在清代中期以后，术数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大为缩小，日见式微。

（二）术数学的理论框架

术数学的理论框架来自于易学的理论支持，是象数易学的具体应用。由前已知，术数源于先秦，成于秦汉，盛于唐宋，衰于清。秦汉时又称数术，指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天人合一、先后天八卦等为基础理论的占术及推理天人关系的知识系统，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以象数、干支、符号等比拟人、事物、社会，寻其机巧，达到经邦治国、占断吉凶、尚象制器的目的。从方法和目的论上讲，术数从天地大象以切入人事，进而达到预

测和说明人事吉凶的目的，其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天地自然。而术数家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为以后象数学的发展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即象数与义理；六宗为占筮、视祥、图书属象数派；玄学、儒理、史事属义理派。其所谓象数，实即象数与术数两派之合称。这样，关于周易的学说，实分象、理、数三大支派，而三者的关系，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义理派虽然侧重于哲理的研究，然而道不离器，虽《易传》不能尽扫象数以言理。王弼的玄学易也是在“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后，才尽扫象数的。象数派致力于阴阳气化之学，于自然规律的探讨之外，又重视占术的应用。三派学说所探究的学理，均称之为道，而占筮只是一种术，或谓之为技，实即运用方法。术或方技，又称之为小道。古人认为术虽小道，但仍是道的体现，而且不失为体认大道的一种门径。所谓“技之精者近于道”，正是此意。而清代学者纪晓岚，甚至认为《易》就是将推明天道人事寓于卜筮的一部书。

象数系统和干支系统，是术数学得以成为独立系统的两个基本要件。古代先民的卜筮形式，随着观物取象、由象生数的认识不断深化，也逐渐变换演化着。上古的灼龟之卜，是由物取象；八索之占是由象取数（兹从孔颖达说），距今七八千年的陶罐和殷周甲骨上的数

字卦，也必经由某种筮法的象而得出。有学者认为数字卦不转化为卦爻，是无法据以判断的，似乎有理。因其数比周易揲蓍法的九、六；七、八二组数字多一与五，实难转化为卦爻，所以不排除其即是已完成的卦体。只是其占断方法像钻骨灼甲、八索绳占一样，已经失传，无由得悉；或其有类似今之《周易》卦名爻辞之处，仍待考古发现来最终确定。然而演进之迹亦由兹可见。《周易》大衍之数的揲蓍法，由数而得爻，积爻而成卦，可说与其亲缘最近。只不过《周易》用更为抽象且概括性更强的一对阴阳符号，将象和数及其属性统一涵盖于以八卦和六十四卦为形式的符号系统之中。《周易》卦爻由象、数而来，而象与数从此隐藏于卦象爻位之中，三者相因互涵而俱生。六十四卦组合机理由数而列，三百八十四种爻辞指意因象而系，其数虽简而极数之变，其象虽额而寓意益广；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人究易象数之理者即可谓之象数学，而尚其占者则谓之术数。象数学是术数之原理、学理，术数是象数学之应用方法。但此时之术数尚不得谓为学，易象数也仅是其学的第一要件而已。

术数学凭以成一独立系统的第二要件是干支系统的引入，或说与干支系统所建构起来的宇宙模式的融合。十天干十二地支共二十二个字，通天达地中观人事，字字具有无量义。在伏羲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河图和洛